

<p>我手边有巴老的三封信。</p> <p>第一封是写在“文艺月报”十六开的信纸上,用的是收获杂志社的信封。“文艺月报”是上海文联1953年1月创办的,1958年改为《上海文学》。1980年,巴老给我写信时用的这种信纸,肯定是1958年之前印的,在巴老家里至少存放了20多年,已经发黄发脆。</p>	<p>■记 忆</p> <h1>巴金的三封信</h1> <p>□陈喜儒</p> <p>喜儒同志:</p> <p>译文拜读,可以发表。至于在哪里发表,还是请您考虑,我无意见。勿复。祝好!</p> <p>巴 金 十二月十五日</p>
<p>喜儒同志:</p> <p>信收到。访日文章,发表了两篇,寄给您看看。可能还有一篇《长崎的梦》。小林没写什么。您的文章没有拜读。我这里没有《湖北文艺》,可否请您寄一份来看看。祝好。</p> <p>巴 金 二十六日</p>	<p>这封信也没写年份,但从邮戳上看,是1980年。那年4月,巴老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,与日本著名剧作家木下顺二先生的对谈,发表在日本《图书》杂志上。我译出后,将译稿呈巴老校阅,并问巴老希望在什么杂志上发表。巴老校阅后将译稿寄回,并写了这封信。《巴金与木下顺二的谈话》发表于1981年5月《小说界》文学丛刊第1期,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《巴金全集》第19卷,题目改为《和木下顺二的谈话》。</p> <p>第三封信,是用航空信封寄来的,写在大半张绿色稿纸的背面。</p> <p>喜儒同志:</p> <p>你的信都读过,只是我写字困难,未写回信,请谅。《日本文学》八四年第四期我并未收到,因此与木下对谈的译文尚未看见,是否可以找两份寄给我?谢谢。祝好!问候大家。</p> <p>巴 金 十七日</p>

<p>——</p> <p>如果说我还有过青春 一九六二年也许该是我的花季 九月的第一天,我放下收割的镰刀 从田野踏进了大学的校门 那一天,连最难忍受的饥饿也没动摇我的欢乐</p> <p>后来我才知道,八月十五日 仅仅就在我去大学报名的半月之前 在东北,一位名叫雷锋的士兵 不幸以身殉职 他的事迹顿时让我为自己浅薄的欢乐脸红</p> <p>二</p> <p>一切都随着第二年春天的雷声响起 雷锋,一个生命终止在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的名字 变得让中国人倍感亲切而熟悉</p> <p>长我两岁,雷锋 我们像同辈的本来弟兄</p> <p>我觉得他就在我身旁 在同一座教室,同一间课堂 睡眠在同一个宿舍 运动在同一方操场</p> <p>三</p> <p>我们爱这位士兵</p>	<p>我们会像他一样 在大街上去扶老帮幼 然后说:我叫雷锋</p> <p>我们学这位士兵 到有困难的人身边去 说把困难给我 然后说:我叫雷锋</p> <p>雷锋,就是我们 是我们的集体姓名</p> <p>四</p> <p>我们用热情而稚拙的诗 表达我们的赞颂、热爱和崇敬</p> <p>我们和老诗人一同到民众间去朗诵 贺敬之的《雷锋之歌》激起一阵阵不息的掌声</p> <p>老诗人柯仲平的诗句让人难忘 “雷锋啊,是向阳花 我是一颗老南瓜 向阳花越开越旺</p>
---	--

<h1>行走在延河之岸</h1> <p>□班清河</p> <p>我怀着虔诚与渴望的姿态 轻轻踏上这块土地 行走在缓缓流淌的延河之岸 埋葬那一切黑暗之滨 东方一片透明的天空 陕北汉子高亢的呼喊 黄色奔腾拥出巨大的升起 邀请翠柏中的英雄结伴 交谊舞或是秧歌 战斗的温情枕在刚健的胸臂 我们谈论曾经有过的红色的开始 血液中每个分子都在不屈地跳动 记录沉甸甸的重要日期 血染湘江残酷的割舍 遵义灯火观望千军万马的迟疑 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 漫天黄沙落下的小米 半个床头的书籍抽出历史精髓 剥去经典的华丽 活的灵魂亦裸露上黄土的气息 当思想使我们成熟起来 这面旗帜下一个民族前赴后继</p>	<p>我怀着虔诚与渴望的姿态 轻轻踏上这块土地 行走在缓缓流淌的延河之岸 丛林和密洞穿梭着不安的人流 梦境困扰都市的拥堵与喧嚣 占满欲望的心里挤出一块绿洲 在这里寻找过去的记忆 高山山坡苍松翠柏飘扬的红旗 举起右臂心灵再次战栗 塔塔见证潮落潮起的岁月 银燕跃出迷茫的天际 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 给我一粒种子让它发芽 初成的枝杈 把我身躯和灵魂轻轻摇曳 黄河汹涌载着时代沉浮 嘹亮的船工号子 点燃我心中久远的火炬 长满绿色的芳草树木 生机蓬勃散发诱人的气息 信仰让我们重新仁立起来 延河之岸 这里让世界惊奇</p>
---	---

<p>刊头题字：臧克家</p> <p>第167期</p>	<h1>原上草</h1>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

<h1>同行的弟兄</h1> <p>□雷抒雁</p> <p>老南瓜越老越红”</p> <p>那老头激动得满脸通红 一双手使劲地搓个不停</p> <p>五</p> <p>其实,那时我们还很肤浅 只把雷锋看成爱做好事的青年</p> <p>还不懂得人生的深意 也不懂一个人与千千万万人的关系</p> <p>之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搅乱社会的“文革” 雷锋,像是远离我们而去</p> <p>孩子呼喊:雷锋叔叔,你在那里 我们也问:你在那里,我们的好兄弟</p> <p>六</p> <p>雷锋还在 依然那样年轻</p> <p>斜挎着军包</p>	<p>行走在军营</p> <p>雷锋还在 依然那样年轻</p> <p>行走在中华大地 在每个善良人的心中</p> <p>春天,阳光和他的名字一同拥抱大地 传递着温暖和光明</p> <p>一个心无纤尘的人 一个热爱他人的人</p> <p>雷锋,一个好人 生命短暂,却获得了永生</p> <p>七</p> <p>自青年时认识雷锋 我们就这样并肩同行</p> <p>而今,我虽已白发苍苍 他却是我记忆里的青春</p> <p>我这样说给我的儿孙 雷锋,不是叔叔,不是爷爷</p> <p>他会与你们同行 也是你们永不衰老的弟兄</p>
---	--

<p>常常不知不觉地,我就得罪了人。</p> <p>近日,与几十年不见的同学聚谈,说到某西洋歌剧的唱段之好,我说:“真是好得恐怖!”</p> <p>这位善良的同学说:“你怎么能用‘恐怖’形容呢?这是反义词!”</p> <p>我傻了,愣了愣,说:“那你说,好吃得要命,是什么词?请你以后不要跟我说辞!”</p> <p>他说:“你怎么这样脆弱!大家都像钢铁一样坚强,就你,像玻璃,一碰就碎!”</p> <p>什么奇怪逻辑?我更傻了,凭什么我要和众人一样像什么钢铁呢?那是钢铁吗?而且钢铁就一定优秀吗?我负气地说:“我告诉你,我不是玻璃,我比玻璃还脆,我是细瓷,一碰就粉粉碎!”</p> <p>他摇摇头,认为我不可理喻。</p> <p>我摇摇头,觉得他不可思议。</p> <p>不欢而散。</p> <p>我非常沮丧。是我错了吗?我从不想伤人,也不想被人伤,可是,常常地就如此被莫名其妙的一言半语弄得两败俱伤。</p> <p>好心人说我太细了,难养。我也时常自嘲,说自己第一是女子,第二是小人,早就被孔夫子定性为难养之类。可是我心里十分落寞,第一,成人之后我从不要人养。第二,就算太细,别理我不就行了?为何要以男子第一性的威主心态鄙薄女子呢?难不成只有恭顺于大众通行法则,才可以得养于世,一团和气吗?</p> <p>没错。大家都像钢铁一样!在这个规则化、制式化、实际化、数据化、量化、一体化、效率化的时代,人的性灵被压榨得成了教条的奴隶。现实挤干了精神世界最后的逃离,一切皆有目标。明确的目的地取代了珍贵的感受性和情感性,人成了直接猎取的动物。我能怪我那老实的同学对既定词意的忠诚吗?在讲究速度和靶向的现实中,“关键词”处处教唆我们抓住重点,其余可以忽略不计。在直奔主题的生存环境中,人的理性准确得可怕,坚硬得吓人。神经磨钝了,柔软成了赘物,纤细成了负数,一颗心若是像鱼儿那样自由缱绻地游弋,就被视为虚妄,这是多么苍白的状况。</p> <p>我想起多年前与两位长者谈红楼的一段话。老先生甲故意说:娶少奶奶娶林妹妹也不像话,又不经看又不经吃。</p> <p>老先生乙接口说:她不用用吃。</p> <p>我说:你看看你看看,连你们都这样,还叫这世界怎么办?!吃饭穿衣固然重要,可是不讲感情,只</p>	<p>■生活质感</p> <h1>碎 瓷</h1> <p>□苏 叶</p> <p>讲利害,人还有什么味道?!</p> <p>老先生甲这才正色道:所以天下只有一个贾宝玉,了不起,他没有势力眼!了不起啊!</p> <p>那么,在摆脱了封建制度百年之久的现代化的今天,怎么人的意识还不如一个公子王孙宽柔纯净?莫非,社会的进步是以戕伐性灵丰富的生机为代价的?</p> <p>莫非,自以为是的现代人,吃同样的炸鸡,用不同的手机,只是为了步调一致地迈向快乐的同质化?这和秦朝泥坑里整齐划一的兵马俑有什么区别。</p> <p>不同的只是手上的兵器改持为一网打尽的电子产品罢了。</p> <p>细的、易碎的是更该珍惜的,是转瞬即逝不可重蹈的。如落花之有叹,如细雨之无声,往往,幽曲微小以其在弱的特性更接近生命从无到有,由生而灭的本质。人生之可贵,贵在有感,有情,比如美和爱。比如书法艺术,不是看写的字是否正确,而是看其间的笔情墨趣和气度怀抱、细腻和空灵,或说神韵气韵,是无法用化学物理学解剖学来衡量的。精神世界的微妙才是我们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的根本成就。钢铁也会锈,琉璃也能久,万物都有存在的理由。生存的千辛万苦把人们锤炼得坚韧不屈,但如果由此带来心灵的僵化和枯竭那就可悲了。</p> <p>如果非要咬文嚼字,我说的“恐怖”,仅是感受程度的情绪性表达而已,我们不能被单一的概念框住了是非对错。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,不应该是倒过头来禁锢我们的枷锁。</p> <p>如果我们缺少了内向体验的唯心之美,只认教条和概念,那真是太恐怖了。</p> <p>翻捡旧稿,看见10年前的小文《黄昏》,我欣喜地发现自己完全没有长进。不肯长进。我一如往昔地认为:情感的无端是更真实的自我,它不屑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钢筋铁骨。那是天性,是自然之道。人各有命,色彩缤纷,各有不同的活法。</p> <p>在钢铁中生存,细瓷不碎才怪!</p>
--	---

■土地与生长

到江南看冬小麦是此行初衷。一直到两宋时期,冬小麦才在长江下游地区成规模种植,这一方面是由于两宋时期北方人员大量南下,越过淮河,越过江淮缓冲地带,越过长江,进入江南、华南,定居于从沿海到内陆山地平原的广大地区。人员的迁徙,自然会附带饮食文化的流动。流动也许是相对简单和容易的,但要改变传统饮食结构并接纳全新的食物,则并非易事。对北方外来的人群如此,对南方的当地人也是如此。北方外来人群要解决的是适应稻米及南方蔬果,南方人要解决的则是适应权力携带而来的面食。食物之于人的表层上的作用,不外乎满足人的口感和饱腹感。饿了要吃东西,这是生理的要求,但如果不是饥不择食,人类就总是要讲究饮食文化的。

如果从江南的角度看,小麦是典型的“外来物种”。江南的粮油作物,水稻是完全本土的,浙江等地发现过距今7900年以前的水稻碳化物,中学的课本上也说,合肥(这是江北,但离江南很近)等地都是水稻的原产地之一。除水稻和油菜之外,小麦、玉米、山芋、土豆等粮食作物,都有它们外来迁移的较明确的路线图。冬小麦在江南落户的次级动因,也许是冬季对裸地的保护和覆盖作用。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,我怀疑这已经不是一个动因了。以江淮分水岭为界,愈往南,这个动因愈被缩小;愈往北,这个动因愈被放大。相对于干旱的黄淮海平原,冬天朔风呼啸、土地龟裂,没有绒毯一样的冬小麦保护,疏松的耕作土会被寒风吹掠尽净,沙尘暴也一定会更加频繁。这和蒙古高原的情况是一致的,当草原被开垦成农田,或由于牲畜的过分啃噬,草原失去了草本植物的固守和保护,很容易沙化扬起,被大风裹挟而下。所以,冬小麦像草原上的牧草一样,既是一种食物,也是一份保护,充溢着大自然的道理和智慧。这是人类的宏观选择,在这种选择面前,口感和营养都是次要的。所谓口感、营养或饱腹感,还不都是人类的饮食文化?这种文化其实就是人类适应自然界的长期积累。

而江淮分水岭之南则大不相同,愈往南,空气的湿度愈大,地表的储水器,譬如江河湖塘愈多,干旱呼啸的北风为湿润的山峦冈丘所消化削弱,其势难强;再加上植被茂盛,裸地鲜见,耕地又有角角落落高高低低不成规模的特点,对冬季地表覆盖物的要求并不迫切。这一点,在3月下旬的江南行程中,我们在车上看得一清二楚。在铜陵、芜湖、当涂、马鞍山的沿江平原上,除却一片片葱厚的冬小麦和处于开花临界点的油菜外,许多田块都处于闲置状态,它们当然都是为即将到来的早稻的栽植做准备的。在那些闲置的田块里,除却去年晚稻收割后留下的枯灰的稻根外,土壤都是湿润的,水耕熟化之后的稻田土本身又较凝固,在江南的地理环境中,这样的土地,不可能成为风神的俘虏。而由青阳到南陵再到泾县的山地中,冬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,但偶尔也能看到较小块的冬小麦的身影。皖南山地除了春夏秋的水稻和春季开花非常茂盛的油菜外,其他的农作物,东一块,西一块,零散分布,大致上是平分秋色的。

这是一个暖融融的春日。从安徽当涂青山的李白墓、泾县低山中的桃花潭、东至大渡口镇人头攒动的老街和菜市场,到江西彭泽马垱核电站工地和棉船岛长江渡口、湖口高速公路出入口、星子桃花源白鹿洞书院,江南长江下游大约三四百公里的地域,黄灿灿晃人眼的油菜花竞相开放。蜜蜂的数量虽然据说由于农药、空气等环境因素已经减少,但它们的辛勤劳作,继续给江南的春色增光添彩。到处都洋溢着一种舒适、放松、和谐、慵懒、衣食富足的浓厚气氛,怪不得那些追求山水田园之乐的古代诗人,都愿意在江南终老。“鱼盐满市井,布帛如云烟”,那该是怎样一种富庶、祥和的景象。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,晨兴理荒秽,带月荷锄归”,又是一种怎样的田园生活啊!人的意志需要多么坚强,才能不被这种仿佛衣食无忧的感觉腐蚀,才能振作精神,追求需要苦苦摸索才可得之的理想。江南鱼米之乡的氛围似乎难以为诗人的奋斗精神推波助澜。

显然,诗人创作理想的推动,还有其他更强大和重要的动力来源。是什么力量在推动诗人的奋斗不息?

追求四方之志、政治功名,是有使命感、命运感、高心智的知识分子的天然冲动,但这与潜心创作、默默耕耘,也一点儿不矛盾。相反,没有社会政治激情和家国理想的诗人、作家,则很难在自己的作品里表达田园至亲的深刻体验与心领神会。由此看来,我们此刻看到和感受到的,到处都散发着的舒服、舒适、放松、和谐、慵懒、衣食富足的江南气息,并非诗人创作动力的根本来源。这背后有着更深层级的社会生命驱动。

离开安徽东行进入江西彭泽后,沿江的平畴迅速减少,地貌骤多突兀而起的低山山头。冬小麦已基本销声匿迹,不过也许这仅是沿公路快速驶过所得出的不很准确的印象,或者这是愈远离南宋首都临安,受当时北人影响愈少,冬小麦种植面积愈减的规律吗?

陶渊明的东晋年代,江西各地不知是否已有小麦种植。很可能没有,或者至少没有冬小麦。“种豆南山下,草盛豆苗稀”,“平畴交远风,良苗亦怀新”,“有风自南,颿彼新苗”,这些“苗”是什么苗?看上去确实应该是豆苗,因为大豆的种植可以是春季,也可以是冬麦、油菜收获后的夏季,季节上大致就对了。那为什么不能是油菜苗、玉米苗、土豆苗、山芋苗或冬麦苗?因为油菜开春后已经拔杆打苞,不再是“苗”,玉米、土豆和山芋在那个时代尚未引进。而如果是宿麦即冬小麦苗,那么江西也是亚热带季风区,到阳历的4月,恐怕才会有南风吹来,更晚一些,4月下旬到5月上中旬,一夜南风,冬小麦就灌浆黄熟了;有南风吹来的季节,冬小麦已经变成了硬杆植物,不能像幼苗时那样随风摆动了。当然,这些“苗”也可能是春小麦苗。春小麦的种植和水稻、大豆等作物在时间上是重叠的,但春小麦的产量较低,用它跟水稻争农地和季节,需要认真地因地制宜、权衡选择。

千余年过去了,冬小麦在安徽、江苏、江西等省江南地区的推广、种植,不知道确切是什么状况,因为从公路上快速通过,在油菜花占绝对优势的4月初,很难再看到其他小宗作物的身影。我在东至县胜利镇省道边一幢高大崭新的宾馆3楼的窗口放眼远眺,只见油菜花海烂漫,将远村淹没。我离开宾馆,步行进入公路对面的花海,这样,许多隐藏在宏观花海之中的生动细节,就开始一一浮出“海”面了。油菜花香而略腻,又高又壮,和在公路上看到的那种感受完全不同,它们普遍高过我的身高,大约平均在2米以上。

大片油菜围裹的空隙,突然出现短短几垄油黑茂盛的冬小麦。我兴奋地从跑过去,蹲下身仔细瞅着它们。这是我一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冬小麦。我再往前走,又惊讶地在灌满春水的田埂上看到十几丛长势旺盛的冬小麦——只有十几丛!再往前,我又看到一小块水田中,农人起了高垄来种几行冬小麦:垄上是小麦,垄沟里是水。我站在阳历4月初油菜花占绝对优势的江南沿江平原农作物的包围里,欣赏着灿烂无际、香而略腻的油菜花和微不足道的几垄冬小麦。毫无疑问,这些冬小麦由于数量太少而根本没有商业价值。但农民为什么还要种它们?仅仅是作为口味调剂的点缀?还是千百年来北方文化入侵的物质遗存?我说不清楚。但现实摆在这里,这是一个新线索,也是一个新问题探索的开始。

寻访麦子的足迹

□许 辉